

1518
光州史資料



第十四輯

政协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光州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主 编：潘光东
副 主 编：刘祥德
责任编辑：余 锦
印 刷：潢川王码电脑文印中心

豫内资料准印通字信地发第 980045

目 录

民 国 史 事

苏联援华抗日军用飞机在乌龙集降落 … 冷春阳	戴光辉(1)
1940 年省立潢中招生考试记实	徐维道(4)
潢川沦陷时期西北乡的土匪	张国珍(8)
信师学习生活追忆	刘绪德(12)

往 事 追 忆

傅作义部长视察潢川专区灾情	戴光辉(18)
深情追忆刘名榜专员	王天英(26)
辉煌的潢川民族发展史	王全恩(31)
建国初期潢川学校生活琐记	王立志(41)
民国以来潢川文化机构的演变	丁全艺(48)
潢川防疫机构的变迁	刘名伦(52)
海峡两岸同根并蒂 师生情深心脉相通	融 融(55)
在绝密状态中学习放射性同位素	王建鹤(64)
军营世苑	向阳葵(66)

艺术家詹国祥先生文稿荟萃

詹国祥先生简介	(89)
自述	(91)
詹国祥先生之大事记	(96)
欢庆香港回归	(99)
怀旧忆歌话当年	(100)

附录之一：詹国祥钻研皮影蜚声国际	(105)
附录之二：詹国祥，皮影人生	(107)
朱门琐忆：天杀人哪	(110)
朱门琐忆：回首过年	(112)
论转移风气	(115)
冯玉祥将军为先父追遗款	(118)

知青三十年

知青生活三年间	王兰蓉(123)
难忘岁月 无悔无愧	陈立本(144)
在为下乡知识青年医疗服务的日子里	杨玉梅(151)

光州艺苑

光州——花鼓灯的故乡	丁嘉宝(156)
回忆两首历史歌曲	张国珍(166)

光州名医

河南省名老中医李绍庐	李德昌(174)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记名老中医孔建国	杨玉梅(184)

※ ※ ※

潢川——世界黄姓的祖根	黄恩广(192)
-------------------	----------

※ ※ ※

缘结《光州文史资料》	王兰蓉(199)
------------------	----------

苏联援华抗日军用飞机在乌龙集降落

冷春阳口述 戴光辉整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两大阵营已经形成，苏联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派运输机到中国来参加对日作战，以运输军需物资。

1941年6月初，小麦刚刚收罢，有一天下午3时许，我在乌龙集西三里的任堰村大路旁割草，看到从东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越飞越低，由我头顶飞过，响声震耳，尔后转了一圈，从空中一头落在十二连塘边，即余营北边韩湖沿东南边平坦的麦茬地里。小麦刚收割完毕，出现了从天上飞来的飞机降落的事件，震动了周围村庄和田间劳作的群众。大家拿着锄头、铁铤、杈子等农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大家误认为是日本鬼子的飞机降落，都来捉鬼子；再者，大家好奇，都没有见过飞机，来看看那庞然大物。飞机上的飞行员深知日军大都转移东南亚战场，此地没有日军了，面对这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为了不致发生误会，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驾驶员便拿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小旗在手上摇动，群众停止了围拢。这时乌龙区政府闻讯也派人赶来了，并派区队战士将飞机保护起来，并把三名苏联飞行员接到区政府下榻。

乌龙区区政府区长杨敬西，叫其大学毕业的弟弟杨子道

当翻译，因不懂俄语，无法准确传达信息。飞行员要吃鸡，他用英语传达信息，也能解决些问题，区政府对他们的招待很好。第二天我又去看看，飞机全身白色，两个翅膀各长约30米，机身、尾长约20多米，前两轮，后一轮。有一天三个飞行员从我身边走过，我看他们高个子、蓝眼睛、白皮肤，说话听不懂，但很温和，对人很友好。

为了安全和便于修理，区政府调派50多个劳力，用耕绳将飞机从湖边推拉到离区政府不远的大营子门口的稻场里停放，周围用绳子圈着，以免前往参观的人靠近飞机。并派民工和乡丁白天黑夜轮流看守。我父亲冷贵荣也派去看守一夜，由于不小心，他从飞机翼下经过时，被钉子把头皮划破了。

区政府积极向上级反映飞机降落情况，并要求派技术人员来修理，首先向息县县政府，向潢川行政督察专署报告，潢川专署迅即派人来乌龙集。很快从外地请来机械师，并带来汽油，经过仔细修理、试车后，认为可以起飞。这架运输机一共在乌龙集停留20多天，终于重返蓝天。临起飞的那天，前来送行和观看的人更多，个个欢天喜地，兴高采烈。

起飞前，大家先将地面铺二行棺材板以当跑道，此跑道有几百米长，由众劳力支撑起后小轮，使其离开地面，机器快速转动，前轮升起，一举冲上蓝天。飞机起飞时头向东北又转弯向西南摇几下机翼，向广大民众表示深深谢意，然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作者简介：冷春阳，淮滨县人，生于 1929 年 12 月，194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空军某部文书、航行调度员、作战参谋。1976 年转业任淮滨县打米厂厂长、县体委副主任，1990 年离休。

戴光辉，1928 年生，光山县人。

1940 年省立潢中招生考试纪实

徐维道口述 丁志英记录

1940 年暑期省立潢中的招生考试，是日军第一次扫荡潢川之后，潢中从豫西迁回潢城后的第一次面向全区的招生考试。当时全区的中学，分为省立、县立、私立三个类型，其中省立学校的级别最高，文凭（即毕业证书）最过硬；县立学校次之；私立学校最低。省立、县立中学因已在河南省教育厅（当时在鲁山县）备案，学生可以不服兵役，未在省教育厅备案的私立中学学生，仍有被抓壮丁的危险。其毕业证书无参加正规高中、师范招生考试的报名权。因而学生上省立中学，是梦寐以求的事，也是成绩优异的象征。所以全区的学生及其家长都向往省立中学。虽然那时的潢中只是初级中学，尚未开办高中部。尽管如此，它仍是河南省第九行政督察区（辖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罗山、经扶等县）的最高学府了。当时省立潢中的师资力量极为雄厚。校长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刘承哲，教导主任是大学毕业的周静宜，训育主任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李剑声，教师有蔡大钧、张尧阶（私立淮南中学校长）、徐心忱（后被日机炸死）、刘洲屏、鲁子彬、王耀光等。这次考试不仅吸引了全区各县各乡小学的应届毕业生，甚至有些正在县立中学或私立中学

读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前来报考；一些从沦陷区来潢川的学生也报了名，以致当时潢川南北两城的大小饭店、旅社都住满了考生，报名者达 1200 多人，而录取的名额为正取生 50 名，备取生 5 名，仅占报考人数的 4.6%，与报考者的比例约为 22 比 1，可谓盛况空前，高手如云，竞争激烈。笔者亲身参加了考试，幸被录取为正取生，故对此次考试印象颇深，特予以志之，以作历史借鉴。

当时省立潢中的校址在北城西大街老贡院（即现在的潢川二中），考试之前，学校附近人头攒动，莘莘学子鱼贯跨入那高高的省立潢中大门，进而在各个考场静待考官进场。

考试科目：

国文（一道作文题）；

算术（整数、小数、分数、四则、比例、几何基础知识）；

历史（中国史、世界史）；

地理（中外地理）；

自然（包括生物、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基础知识）。

后三门的题分填空、选择、问答三项。

所有命题的内容，均未超过小学所学课程的范围。

试卷是事前按考场、编号放在位上。考生对号入场、入座。姓名折叠在试卷的左下角内，阅卷者和计分者只见号码不知姓名。只有在考试成绩的平均分数得出后，才将号码姓名统计造册，此次共考试两天、五场。

那时的招生考试，全由学校主办，极为严格，考试的那两天，还有潢川专署的督学和党政要人在各考场巡回监查，考场内基本没有交头接耳等作弊现象。

考试结束一周后，放榜公布了正取生 50 名、备取生 5

名的姓名。记得考第一名的是崔俊（潢川北城市民的孩子，兴贤小学毕业生），第二名是刘俊贤（光山县某小学毕业生，农民的孩子），第三名的叫秦亮（潢川南城小商人孩子，南海小学毕业生），第四名是郑曜（潢川南城南海小学毕业生，李剑声的儿子）。入学后得知同班同学中全区各县的学生都有。我和邓某当时属固始县考生，商城县有两名姓谢的学生，息县同学有崔明义、赵安国、简传荷、梁耀东、孙宏远等。而当时潢川党政军要员的孩子中只有一个蔡某，但还是备取生。

入学后听说过这样一件事，至今仍铭记在心。考试前，刘承哲校长的办公桌上堆积着几大摞要求在考试时对其孩子或其亲属子弟加以照顾的信件，致函者多为潢川的党政军要人和士绅、土豪、富商大贾。而刘校长一直未予拆封，直到张榜公布后，才一一拆看并予回复。

潢川专员公署有一位秘书的儿子，曾在某私立中学上过二上，这次却未能录取。这位秘书曾询问其子考得如何，其子答：“估计考试成绩平均可得 95 分。”这位秘书觉得平均能达到 95 分就是高分了，怎么未被录取呢？于是气愤地跑到学校找刘校长问个明白，刘校长见是专署秘书来问考试情况，未作任何解释，很礼貌地请他到校长室坐下，继而喊周主任，让肖克武将录取生的考试成绩册和未录取考生的成绩册统统拿来让他看，这位秘书看到自己儿子的平均成绩为 94.5 分，而录取的备取生的最后一名的平均成绩则是 96.2 分，这位秘书看后很尴尬，忿忿而来，悻悻而去。由此可见这次招生考试，是完全按成绩评定，择优录取的。1200 多名考生，都是在认真、规范、平等、公正的情况下竞争的。

这次考试在全区各县震动很大，社会上曾传有这样的顺口溜：“潢中看卷子，弋阳看面子，××中学是学铺子”。此次考试，对当时各校的招生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次考试的确是公平竞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并不等于省立潢中的招生考试年年如此。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潢中的考试也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权势和人情色彩。解放前夕，社会上又传说：“想上潢中，如成绩不佳，不坐‘人力车’可不行。”

作者简介：徐维道，1926年生，淮滨张庄乡人，省立潢中毕业，曾任湖北鹤峰县中学校长，现在淮滨地名办公室工作。

潢川沦陷时期西北乡的土匪

张 国 珍

土匪——这个骇人听闻的字眼，是旧社会肌体上生长的毒瘤。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农民）被这伙毒蛇吞噬。他们烧杀奸掠，无恶不作，无数的财产被他们抢劫和毁灭。旧政权虽然也对他们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终因官方不能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收效甚微，有时甚至是“兵匪一家”，共同合伙欺压百姓。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魔爪伸向潢川后，城关居民多数都躲到乡村避难，国民党政权也早已溜之大吉。这时的土匪又得到千载难逢的时机，犹如毒菌一样，从四面八方繁殖开来，城乡群众不仅受到日寇的残杀，也遭到土匪的摧残，所受之苦实乃罄竹难书，现在仅就个人在此期间对土匪残害人所见所闻记述如下，让青年一代知道我们现在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彻底铲除这个旧社会肌体上的毒瘤。

日寇于1938年9月16日（即农历闰七月廿三日）占领潢川，我家也和全城人民一样，到乡下投亲靠友避难。十天（农历八月初三）即遭土匪的抢劫，他们把我家仅有的几块钱和换洗衣服及棉衣棉被抢掠一空。我们当天即和抢我们

的土匪一道来到土匪的老巢——潢川西北乡的堡子口，为什么被土匪抢劫后反而又送到土匪的嘴上？这是因为这一帮土匪抢过你了，他们知道你没有油水了，他就不会再来抢你了，你若是在原地不走，过几天可能又有另一帮土匪来抢你，你若没有衣物和钱财，他可能要对你下毒手。有鉴于此，我们才来到这个虎狼窝。

堡子口——是潢川西北乡的一个较大集镇，距县城 35 华里，是潢、光、息三县交界的地方，群众说这里是“鸡叫狗咬听三县”。日寇未占潢川时，这里并不平静，经常有小股土匪出没，抢劫农民群众。日寇来后，国民党政权逃跑，这里更是土匪汇集的地方，最大的几股是：杨大山，这是潢川西北乡几股土匪中最大的一股，匪众枪支均在其他几股之上，其老巢在光山县城南北，势力也伸向堡子口一带；李栓柱，他的主要势力范围在潢川境内，包括傅店、骆家店、两路口、隆古、堡子口一带，抢我家的就是这股土匪；刘少清，他的主要活动地盘是息县坡，即息县以东的新铺街、关店、吴村铺一带；何老小，他的盘踞地是潢川和息县的界河——寨河北段及淮河沿岸，包括潢川的靠山集、息县的临河店等地。他们之间的势力范围，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也有个大体的轮廓，在这一股匪徒的活动范围内，绝不允许另一股来抢劫。美其名曰对农民进行“保护”，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实际上这些农民早就被他们抢干了。

土匪迫害农民的手段是毒辣的，花样也多，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 抢劫财物：这是最起码的，土匪进庄后，首先就是要钱、金、银、财、宝、钞票、好的衣被等等。好的衣被抢

完了，以后再有土匪来，甚至连小孩的尿布也抢。

2. 打人：土匪进庄来，如不给财物，他们就把人用绳捆绑吊起来用棍子打，因为土匪们是贪得无厌的，就是你主动将财物给他们，他们仍认为你还有，所以要严刑拷打，直到把你打个半死，看你确实也拿不出东西，最后才饶了你。

3. 烤火：这是比打人更残忍的一种手段，一种是把人衣服脱光吊起来，将扫帚点着火往人身上烧，轻的将皮肤烧得起燎泡，重者烧得皮肤冒黄油；另一种也是将人衣服脱光，将农民披的蓑衣披在人身上，然后点着火。这两种用火烧人的方法，甚至可以将人烧死，他们还美其名曰“烤火”。

4. 强奸妇女：这班灭绝人性的畜牲，进庄见了年轻的妇女就强奸，甚至轮奸，不服就打，甚至将人打死。

土匪还有一种“文明”的强奸办法，就是如知道谁家有个长得艳美的姑娘，便托人去“说媒”。也不管人家有没有订亲，同意不同意，自己有没有老婆，便择定日子，硬把人家“娶”过来，搞所谓“明媒正娶”。土匪头子刘少清在三天内竟“娶”了两个新娘，并借机要他的地盘内的农民“送礼”，如违抗不送礼，事后可就对你不客气。农民们真是心怒而不敢言，叫苦连天。土匪们还无耻的说他们自己是“天天过年，夜夜完亲”。

5. 拉票：土匪对其抢劫的农民，如果暂时家中确实没有现钱，可他们又知道这一家能够搞到钱，于是临走时就将这一家的主要人员（如老人、青壮年、男孩）带走作人质，这叫“拉票”。并限定几天内拿多少钱到某地去赎，如过期不赎，他们就对人质进行吊打，用土匪的话来说，这叫“捋叶子”。时间再长一些家人仍不拿钱去赎，他们就将人质处死，这叫作“撕票”。

6. 贴票：有些人家，夜里并没有进土匪，可是第二天清早开门一看，门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限几天内，拿多少钱送到某地，过期不送，就将他全家杀光或放火烧他的房子，有的怕引起更大的灾难，只得投亲靠友到处借钱给土匪送去。

7. 杀人、拔烟囱：有的土匪和某家有仇，除了抢劫财物外，临走还要把其家中的主要人打死，或者把全家的人都打死，这叫“拔烟囱”。也就是说这家没有人了，烟囱也不冒烟了。有一次堡子口正逢集，街上人很多，有一个人正在卖熟食的摊上吃东西，有一个土匪在他背后用手枪“砰”的一声把他打死了，然后扬长而去，没人敢说一句话。

8. 放火：至于放火烧房子，对于灭绝人性的土匪来说，则更是家常便饭，一根火柴，就可以使人财产顷刻化为灰烬。

1938年农历十月初三，日本鬼子撤离潢川城，这些土匪们摇身一变，成了抗日的“英雄”，××抗日游击司令，都自封“三齐王”，并出布告“保护”老百姓回家。实际上，这些老百姓也不需要什么保护了，因为他们的财物早已被土匪抢光了，回家时的老百姓活象群讨饭的“叫花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鬼子走后，不管土匪们用什么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而国民党政权在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只得将这些土匪送上断头台。

作者简介：张国珍，生于1923年，省立潢高毕业。建国前任小学教师，建国后任小学、中学教师，现系潢川三中离休教师。

信师学习生活追忆

刘 绪 德

1945 年下半年，我进入信阳师范上学。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国内外形势和我个人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信阳师范流亡陕西又重返信阳。原在沦陷区的学校残破不堪，学习生活非常艰苦；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密谋策划掠夺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准备内战。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一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休学。现仅就记忆所及，志之此文，以作历史资料。

1945 年下半年，我正在潢川县春申镇第二中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忽见一通知，谓信阳师范迁回信阳复课，拟在潢川专区招收普通师范班和艺术师范班学生各 20 名。

我也跃跃欲试，和常来我家的父亲的好友邬昌华先生说出了我的打算。我之所以有此意思，因为当时担任潢川小学的教师多是商城信阳师范、潢川九区联师、潢川县师三校毕业生，而商城信师和九区联师规格为中级师范，我所毕业的潢川县师只属于初级师范，资格甚浅。今后要想在潢川教育界立住脚，只有在高一级学校再深造一番。我把我的想法向他说了，他沉思一会，说：